

周作人 作品集



现代名家珍藏本

Xiandaimingjiazhencangben ●

宁夏人民出版社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现代名家珍藏本

Xiandaimingjiazhencangben ●

宁夏人民出版社

周作人作品集

I216.2
1030

周作人作品集

责任编辑：刘胜华 顾勇

封面设计：张仕君

版式设计：王存希

责任校对：胡 明

责任印制：方 武

出版发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银川市解放西路47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宁夏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7

字 数：530千字

版 次：2000年6月第一版

200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书 号：ISBN 7—227—01999—3/I·569

定 价：24.00元

目 录

前门遇马队记·····	(1)
罗素与国粹·····	(3)
美文·····	(5)
北京的茶食·····	(6)
葛理斯的话·····	(8)
生活之艺术·····	(11)
喝茶·····	(14)
谈酒·····	(17)
再论吃茶·····	(20)
骨董小记·····	(25)
关于苦茶·····	(29)
买墨小记·····	(32)
谈养鸟·····	(35)
谈娱乐·····	(38)
灯下读书论·····	(42)
爱竹·····	(47)
冷开水·····	(49)
南北的点心·····	(50)
吃茶·····	(55)
思想革命·····	(58)

祖先崇拜	(60)
碰伤	(63)
天足	(65)
小孩的委屈	(66)
国粹与欧化	(68)
贵族的与平民的	(71)
妇女运动与常识	(74)
教训之无用	(80)
狗抓地毯	(82)
我们的敌人	(85)
死之默想	(87)
上下身	(90)
抱犊谷通信	(92)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97)
黑背心	(101)
吃烈士	(105)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107)
死法	(109)
诅咒	(113)
哑巴礼赞	(114)
麻醉礼赞	(117)
北沟沿通信	(120)
论八股文	(126)
关于活埋	(131)
谈策论	(138)
吃菜	(141)
读戒律	(145)

刘香女	(150)
家之上下四旁	(156)
谈儒家	(163)
汉文学的传统	(165)
中国的思想问题	(171)
梦想之一	(179)
道义之事功化	(184)
北大的支路	(193)
希腊之余光	(196)
西山小品	(202)
初恋	(207)
娱园	(209)
志摩纪念	(213)
关于鲁迅	(217)
孙中山先生	(226)
女人的禁忌	(229)
风的话	(235)
无生老母的信息	(239)
东昌坊故事	(249)
石板路	(253)
小孩的花草	(257)
甘蔗荸荠	(258)
赤脚	(259)
秋虫的鸣声	(260)
蓑衣虫	(261)
园里的植物	(263)
爆竹	(265)

泥孩儿	(267)
鬼与清规戒律	(269)
不倒翁	(271)
羊肝饼	(273)
窝窝头的历史	(275)
水乡怀旧	(277)
麟凤龟龙	(280)
鬼念佛	(283)
猫打架	(286)
鸟声	(289)
桑下丛谈（八则）	(291)
雨的感想	(297)
蚯蚓	(301)
萤火	(307)
故乡的野菜	(313)
济南道中	(315)
苍蝇	(321)
苦雨	(324)
谈“目连戏”	(328)
鸟声	(331)
乌篷船	(333)
金鱼	(336)
虱子	(340)
两株树	(346)
苋菜梗	(351)
水里的东西	(354)
关于蝙蝠	(358)

村里的戏班子	(364)
鬼的生长	(367)
日本的衣食住	(372)
谈油炸鬼	(381)
北平的春天	(385)
关于雷公	(388)
谈鬼论	(395)
结缘豆	(402)
赋得猫	(406)
谈混堂	(415)
谈关公	(419)
卖糖	(423)
禹迹寺	(426)
上坟船	(431)
缘日	(435)
撒豆	(439)
中秋的月亮	(443)
关于祭神迎会	(445)
读禁书	(451)
关于家训	(454)
《伊索寓言》	(458)
《黑奴吁天录》	(460)
《天方夜谈》	(462)
《亚当的肚脐》	(463)
《结婚的爱》	(466)
《爱的创作》	(469)
读《欲海回狂》	(473)

读《性的崇拜》	(476)
《性的心理》	(479)
娼女礼赞	(485)
中年	(489)
关于阿 Q	(493)
两个鬼的故事	(497)
笔与筷子	(502)

前门遇马队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立站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別要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地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

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1919年6月5日

罗素与国粹

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青年所欢迎的。

罗素这番话，或者是主客交际上必要的酬答，也未可知，但我却不能赞成。

中国古时如老庄等的思想，的确有很好的，但现在已经断绝。现在的共和国民已经不记得什么“长而不宰”，他们所怀抱的思想却是尊王攘夷了。

我想国粹实在只是一种社会的遗传性，须是好的，而且又还存在，这才值得保存，才能保存。譬如现在有一个很有思想的人，我们可以据了善种学的方法，保存他特有的能力，使他传诸后世。倘若这人已死，子孙成了傻子，这统系便已中绝，留下一部著作，也不过指示先前曾有过这样伟大的思想，在他子孙的脑里却自有他的傻思想，不能相通了。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几部古书虽有好处，在不肖子孙的眼中，只是白纸上写的黑字，任它蛀烂了原是可惜，教他保存，也不过装潢了放在傻子的书架上，灌不进他的脑里去的了。还有一层，你教他保重老庄，他却将别的医卜星相的书也装潢起来了，老庄看不懂，医卜星相却看得滋滋有味，以为国粹都在这里了。

中国人何以喜欢印度泰戈尔？因为他主张东方化，与西方化抵抗。何以说国粹或东方化，中国人便喜欢？因为懒，因为怕用心思，怕改变生活。所以他反对新思想新生活，所以他要复古，要排外。

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

我要欢迎罗素的社会改造的意见，这是我们对于他的唯一的要求。

1920年10月17日

美文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此只就体裁上说，若论性质则美文也是小说，小说也就是诗，《新青年》上库普林作的《晚间的来客》，可为一例），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1921年5月

北京的茶食

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

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徬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十三年二月

(1924年2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葛理斯的话

葛理斯 (Havelock Ellis) 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但是他的生平我不很知道，只看他自己说十五岁时初读斯温朋 (Swinburne) 的《日出前之歌》，计算大约生于一八五六年顷。我最初所见的是他的《新精神》，系《司各得丛书》之一，价一先令，近来收在美国的《现代丛书》里。其次是《随感录》及《断言》。这三种都是关于文艺思想的批评，此外有两性，犯罪，以及梦之研究，是专门的著述，都处处有他的对于文化之明智的批判，也是很可贵的。但其最大著作总要是那六册的《性的心理研究》。这种精密的研究或者也还有别人能做，至于那样宽广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实在是极不易得。我们对于这些学问原是外行人，但看了他的言论，得到不少利益，在我个人总可以确说，要比各种经典集合起来所给的更多。但是这样的思想，在道学家的群众面前，不特难被理解，而且当然还要受到逼害，所以这研究的第一卷出版，即被英国政府禁止发卖，后来改由美国的一个医书局发行，才算能够出版。这部大著当然不是青年的读物，唯在常识完具的成人，看了必有好处；道学家在中国的流毒并不小于英国的清教思想，所以健全思想之养成是切要的事。

葛理斯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之一分子；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